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 十五种中国宝卷叙录^{*}

纪秋悦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 [目的/意义] 全面了解各地宝卷收藏情况是深入开展海外藏中国宝卷研究的重要基础工作。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是日本汉籍的著名收藏机构, 对其所藏宝卷进行搜集整理, 有助于窥见中国宝卷在日本的整体性度藏与研究特征。[方法/过程] 目验东洋文化研究所藏15种中国宝卷, 追溯宝卷来源, 补遗宝卷书目, 撰写宝卷叙录。[结果/结论] 15种宝卷来源较清晰, 文本功能类型丰富, 个别版本稀见。此叙录有助于宝卷文献共享, 推动中国宝卷学学术体系构建。

关键词: 东洋文化研究所 宝卷 版本 讲唱文学

分类号: G256.2 I207.7

DOI: 10.31193/SSAP.J.ISSN.2096-6695.2025.03.08

0 引言

宝卷作为极为珍贵的历史文化瑰宝, 是一种十分古老的、在宗教(主要是佛教和明清各民间教派)和民间信仰活动中按照一定的仪轨演唱的说唱文本^[1]¹。中国宝卷的海外传播是当前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 其中日本藏中国宝卷经历百余年积累, 孤本和稀见版本最多^[2]。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之后, 社会阶层流动活跃, 日本学界受西方学术思想影响, 部分学者将眼光下移至不受重视的底层百姓和社会风俗, 正如柳田国男等民俗学先驱认为的“庶民立场上产生的传承史料是取之不尽的宝库”^[3], 为宝卷在日本流转收藏提供了良好社会生态, 营造了浓厚学术氛围。

日本收藏中国宝卷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至二战结束, 这一时期大量日本学者来华留学, 1928年郑振铎著录37种宝卷的《佛曲叙录》出版, 对日本学者重视中国宝卷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起到重要作用。高仓正三、井上红梅曾自述《佛曲叙录》使其建立了

^{*}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5批面上项目“中国社科院藏宝卷的文献整理与跨学科研究”(项目编号: 2024M753604)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纪秋悦, 女, 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俗文学文献、民俗学与民间文学, Email: qiuyueji89@126.com。

收藏与研究宝卷的志趣。大渊慧真、大渊忍尔父子及泽田瑞穗、吉冈义丰、酒井忠夫、洼德忠、冢本善隆、仓田淳之助等纷纷开始收藏宝卷。除个人收藏外，宝卷还作为了解中国宗教与百姓心理的资料，被当时的日本政府调查机构收入，如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44种中国宝卷为日本近卫文麿内阁支持下成立的“东亚研究所”^①搜集。第二阶段是二战结束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学者在之前阶段积累的宝卷文献基础上开展文学、宗教学与语言学等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泽田瑞穗在1975年出版的《增补宝卷の研究》，该书系统梳理了宝卷的分类、历史与宗教内涵，为200余种宝卷撰写了题要，被认为是“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宝卷的专著”^[1]622。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随着中国民间宣卷活动复兴，以矶部彰、矶部佑子夫妇及二阶堂善弘、佐藤仁史、上田望、松家裕子、小南一郎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日本学者继续前往中国访卷，并对江浙地区的讲经宣卷活动进行田野调查，尤其关注宝卷在民间仪式中的实际功能。日本关于宝卷研究逐渐从单一文献研究转为多元语境研究。同时，部分日本学者个人收藏的宝卷陆续进入公共收藏机构并得到数字化整理，如泽田瑞穗旧藏宝卷归入早稻田大学风陵文库，读者可在“中国民间信仰与庶民文艺影像资料库”中阅览宝卷影像。

国内学界对于日本收藏、整理与研究宝卷的情况早有关注。1951年，傅惜华^[4]编写的《宝卷总录》著录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藏宝卷。1984年，冯佐哲^[5]发表《日本有关宝卷的研究与度藏》一文。2000年，车锡伦^[6]出版的《中国宝卷总目》（简称《总目》）著录国内外藏宝卷1585种，含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简称“东文研”）藏《针心宝卷》1种。2011年，黄仕忠^[7]出版的《仓石文库藏戏曲曲艺书目》著录东文研仓石文库藏《花名宝卷》1种。2016年，陈安梅^[8]在访日期间调查日本宝卷收藏情况，撰写博士论文《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传播》，回顾日本宝卷收藏史，分析中日宝卷研究差异，附录《日本所藏宝卷一览表》（简称《一览表》）专门著录日本公私收藏宝卷情况，涉东文研藏《如来佛祖度王文宝卷》《目莲宝卷》《针心宝卷》《关帝伏魔宝卷批注》《庞公宝卷》5种。2022年，苗怀明^[9]在《论宝卷在日本的收藏、整理与研究》一文中梳理了日本研究宝卷的学术史。近年来，围绕宝卷研究项目形成的学术共同体持续关注日藏宝卷。例如2017年李永平^[10]领衔的中国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外藏中国宝卷整理与研究”立项，项目组于2023年出版的《海外藏中国宝卷收藏与研究导论》（简称《导论》）汇编了13个收藏来源的日藏宝卷，是目前关于日藏宝卷的最新目录，其中东文研的收藏情况仍延续《一览表》。又如2016年王霄冰领衔的中国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外藏珍稀中国民俗文献与文物资料整理、研究暨数据库建设”立项，项目组选择早稻田大学风陵文库泽田瑞穗旧藏宝卷中的12个版本影印出版并撰写提要。

东文研创立于1941年，以亚洲研究为重点，其图书室作为日本汉籍重要收藏地，尤以珍本收藏见长，但所藏宝卷受到学界关注不多，鲜少被国内宝卷目录著录。当前学界普遍认为该机构藏《如来佛祖度王文宝卷》《目莲宝卷》《针心宝卷》《关帝伏魔宝卷批注》《庞公宝卷》5种，此5种宝卷亦被收入“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目录资料库”。2024年2月笔者在东文研访学时特别关注所内宝卷收藏情况，在东京大学联机公共检索目录（UTokyo OPAC）中搜检宝卷15种（含此前公认的5种宝卷）。从物质形态上看，这批宝卷的时间范围涵盖清末至民国后期，刊印地以吴方言区为主，亦包含相对少见的粤地宝卷和东北地区宝卷；均为印本，含木刻本

4种、石印本10种和铅字排印本1种,木刻本均用蓝色函套收藏,石印本、铅字排印本多装入白色信函内贮藏。从分类方法上看,图书室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展现出日本学界研究中国宝卷的一些代表性观点:如将出自民间教团人士之手的《关帝伏魔宝卷注解》列为“子;道家”,反映出日本学界长期将宝卷纳入“道教学”研究范式的倾向^②;将《针心宝卷》列为“集;词曲:稗官”,凸显此卷是知识阶层参与编创的劝世文宝卷,区别于其他宗教或文学宝卷;其余宝卷多被列入“集;词曲:南北(曲)”,强调其与小说、弹词、说唱等俗文学文类之间的互文关系^③。

笔者在《总目》《一览表》基础上拾遗补缺,撰写宝卷叙录。叙录编例主要参照王定勇主编的《宝卷文献丛刊》,以版本产生年代先后为序(年代不详者暂列于后),内容主要涉及题名(部分含异名)及版本情况(产生年代和印刷技术、已有目录著录情况等)、版本形态(装帧、外观、行款、序跋、钤印等)、文本结构(开卷和结卷各录一句,正文说明结构,有小曲者说明曲牌)、按语(择要说明与他本的关系、故事来源、流传情况、地域归属及信仰特征等)。海外宝卷度藏情况常有变更,已有宝卷目录的著录存在遗漏在所难免,此叙录为日本宝卷收藏提供文献指引,助力学界深入了解中国宝卷在日本的度藏情况,推动海外宝卷整理与研究工作,加快构建中国宝卷学学术体系。

1 《目莲三世宝卷》

又名《目莲宝卷》《目连宝卷》。清光绪二十年(1894)木刻本。《总目》0694号著录版本14种,未载此本。《一览表》著录《目莲宝卷》二卷,经核实为三卷。

线装,上中下三卷合订为一册。开本24.2厘米×13.6厘米,版框17.8厘米×11.1厘米。封面题签题“目莲三世宝卷”。内封分栏题“目莲三世宝卷”“光绪甲午年冬月重镌”“藏板”。半叶9行22字。白口,单黑鱼尾,四周单边。版心上题“目莲宝卷”及卷次,下题叶次。无界行。卷首钤印“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

上卷开卷:“一炷真香举起来,登坛说法把经开。”中卷开卷:“话说阳间巢州章句县赤墙村有个盐商姓黄名宗,且娶妻田氏。”下卷开卷:“起念断然有碍,留情必定生灾。”正文:散文、韵文(七言、攒十字)。上卷结卷:“目莲救母不小心,禅杖戳开地狱门。”中卷结卷:“黄巢真性入幽冥,宝殿阎罗把礼平。”下卷结卷:“宣的本是目连卷,龙华会上好修行。”

按:学界普遍认同“目莲(连)救母”叙事最早见于东汉初由印度传入我国的《佛说盂兰盆经》,后成为变文、戏曲、仪式剧中不断演绎的宗教叙事题材之一。现存最早的《目莲宝卷》版本是郑振铎旧藏北元宣光三年(即明洪武五年,1372)脱脱氏彩绘抄本《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对于目莲救母故事在宝卷等俗文学文类中的演变,白若思(Rostislav Berezkin)^[11]已进行系统梳理。东文研藏本是清末民初出现并流行的改编本,重点讲述目莲历经三世救母情节,第一世放走孤魂八百万,第二世托生为黄巢杀尽八百万人,将孤魂尽数收回,第三世托生为屠户贺因,被观音所度,终救出母亲。卷中“龙华会”等言辞表明宝卷编者具有民间教团背景。

2 《护国佑民伏魔宝卷注解》

又名《关圣帝君伏魔宝卷注解》《关帝伏魔宝卷注解》《关大帝降伏魔宝卷注解》《伏魔卷》《伏魔宝卷降乩注解》等。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奉天府金州东后郑家屯复善堂木刻本。《总目》0435号著录版本3种，未载此本。《一览表》著录此本为“关帝伏魔宝卷批注”，为“唐吕岳撰”。经核实本卷为扶鸾语境下的吕纯阳降笔。

线装，共分为元亨利贞四册。开本26.7厘米×15.3厘米，版框19.7厘米×12.6厘米。封面题签题“关圣帝君伏魔宝卷注解”。内封分栏题“关帝伏魔宝卷注解”“光绪二十五年梅月重刊”“奉天府金州东后郑家屯复善堂藏板”。后叶题“关圣伏魔宝卷”，四周绘云龙纹。有龙牌，题“御制”“六合清宁，七政顺序。雨旸时若，万物阜丰。亿兆康和，九幽独朗。均跻寿域，溥种福田。上善攸臻，障碍消释。家崇忠孝，人乐慈良。官清政平，讼简刑措。化行俗美，泰道咸亨。反序有生，具成佛果”。有诸仙降序12篇，序首钤印“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正文半叶9行22字，注解小字双行每行21字。白口，单黑鱼尾，上下双边。版心上题“伏魔卷”，下题卷次、叶次。无界行。卷首题“护国佑民伏魔宝卷”。卷尾附《五字经》与助刊名单。

开卷：“伏魔宝卷立意深，传留后世劝贤人。”正文：散文、韵文（七言、攒十字）。结卷：“成就伏魔一卷经，功果圆满定太平。”

按：本卷是相对少见的东北地区刊本宝卷。《护国佑民伏魔宝卷》（简称《伏魔宝卷》）原为明代北直隶顺天府民间教派人士弓长所编，此卷在甘肃河西地区多有传抄^[12]，华北地区民间信仰组织“音乐会”在酬神、祈福、丧仪等民俗活动中亦演唱此卷。“伏魔”即“三界伏魔大帝”，是古代皇帝对“关帝”的封号。东文研藏本为《护国佑民伏魔宝卷》的注解本，假托吕纯阳之口详解《伏魔宝卷》，以双行小字于正文后详注。经比对，此本与《总目》版本二吴晓铃藏本（现藏于首都图书馆）应为同一版本，但吴氏藏本版框20.8厘米×13.5厘米，此本较之略大，应为重刻新板。《护国佑民伏魔宝卷注解》现存三个主要版本体系：其一以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吉林北山关帝庙学善堂刊本为代表，此本传世较多，卷首有目录及刘备、关羽、张飞、观音菩萨、弥勒菩萨、虚空藏菩萨、普贤菩萨、金刚手菩萨、妙吉祥菩萨、文殊菩萨、地藏王、四大金刚、王天君、李天君、赵天君、温元帅及吕祖神像，各有对应诗赞，正文无标点；其二以光绪二十五年（1899）奉天府金州（今辽宁大连）东后郑家屯复善堂刊本为代表，东文研藏本即属于此类，为标点本，但卷首无神像及诗赞；其三以宏大善书局使用照相石印术翻印的刻本为代表，该本正文以“吉林北山本”为底本。三个版本体系序文一致，最早作序时间是“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八日”，降序地点为“吉林西关五灵宫学善堂坛内”或“吉林北山关帝庙”，表明注解本最早由关帝庙学善堂主持编集，先传播到周边辽宁地区，后扩散至各地，20世纪初亦进入上海石印书业编辑视野。

3 《庞公宝卷》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粤省河南鳌洲外街中和堂善书坊木刻本。《总目》0806号著录版本13种，未载此本。《一览表》著录此本。

线装,一册。开本 20.9 厘米 × 13.5 厘米,版框 16.0 厘米 × 10.0 厘米。封面题“庞公宝卷”。内封分栏题“光绪三十一年仲冬月重镌”“庞公宝卷”“粤省河南鳌洲外街中和堂善书坊藏板”。后叶题诗二首:一为“欲向昆仑佳景游,睁开慧眼认根由。菩提径捷休迟进,茅塞途长速转头。回想庞公金入海,关心儒上银还耐”;二为“昆仑大会三千年,屈指蟠桃已熟完。王母安排迎道侣,群真打点赴华筵。有缘仙子天然乐,无分凡夫梦里眠。饮罢琼浆朝帝阙,玉莲稳坐证瑶天”。正文半叶 9 行 22 字。白口,单黑鱼尾,左右双边。无界行。版心上题卷名,下题叶次。卷首铃印“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

开卷:“先焚宝香,香赞曰:性觉灵明,寂照真常。”正文:散文、韵文(七言、攒十字,以及少量三三七句式)。结卷:“庞公宝卷宜团圆,三会龙华愿同登。”

按:东文研藏本为相对少见的粤地刻本宝卷,题识中的“粤省河南鳌洲外街中和堂善书坊”可以为证,“河南”指广州珠江以南,大致区域为今天的广州市海珠区。清代以来,广州刻书业蓬勃发展,清道光年间以后尤为繁荣,且书坊多印佛、道、民间宗教类劝善书^[13]。此卷现存最早版本是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杭州玛瑙经房刊本,后陆续出现多种木刻本、石印本、铅字排印本,内容基本延续经房本。相较于经房本,东文研藏本卷首无朱良茂插图,仅保留原插图题诗。此卷述庞公一家舍财求道的故事。主人公庞公即唐代中晚期著名佛教居士庞蕴。关于庞蕴的记载最早见于《祖堂集》《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庞居士语录》等禅宗灯录、语录文献,后戏曲家、小说家在禅宗公案基础上不断演绎创编元杂剧《庞居士误放来生债》、清传奇《竹漉篱》《两生债》等作品,并融入古代金钱观与果报观念,使庞公故事情节丰富曲折。庞公叙事在戏曲小说中的流变已有梳理^[14],但现有研究忽略了宝卷文类在庞公叙事通俗化过程中的作用,明刊本《销释金刚科仪》已包含庞公修行叙事:“居士庞公将家财而悉沉沧海”,表明至晚明中叶庞公故事已被宝卷文类吸收。吉冈义丰^[15]认为《销释金刚科仪》是宋理宗赵昀淳祐年间(1241—1252)宗镜禅师所作。近年相关研究进一步指出《金刚科仪》是禅宗文脉的巧妙编集和思想重构^[16],作为禅宗公案的庞公故事被纳入《金刚经》注解本中就不足为奇了。庞公故事被宝卷文类吸纳后,渐从早期释经案例成为单独叙事主题。清后期出现专门讲述庞公故事的宝卷,内容与戏曲小说不同,东文研藏《庞公宝卷》便呈现出这一阶段的版本特征。《庞公宝卷》卷名常出现在其他宝卷的叙事情节中,例如《柏侍郎公案宝卷》主人公柏杨的四位夫人讲述《香山宝卷》《目连宝卷》《梁皇宝忏》《庞公宝卷》故事,前三卷均为民间相当流行的宝卷,《庞公宝卷》与之并列,可证其接受程度之高^④。其他宝卷亦将庞公之女灵招(亦名“凌兆”“凌昭”等)视作女性修行典范,将其与黄(王)氏女并举,如《胡屠卷》开卷所言:“女子修行最为高,须学王氏与凌昭。昼诵金刚夜念佛,后来得遇上灵桥”^⑤。东文研藏本有攒十字韵文:“孙元君,号不二,有名渊真。只都是,女人修,万古标名。”亦将灵招与“孙元君”这位“全真七子”中唯一女弟子并列,折射出《庞公宝卷》兼收佛道的复杂思想背景。

4 《如来佛祖度王文宝卷》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木刻本。《总目》0883号“如如老祖化度众生指往西方宝卷”著录

版本6种,0884号“如如佛祖度王文宝卷”著录版本1种,1182号“王文开斋受苦还魂皈依重修正果卷”著录版本1种,均未载此本。《一览表》著录此本。

线装,一册。开本23.5厘米×12.8厘米,版框17.4厘米×10.5厘米。封面题“王文宝卷”。内封分栏题“王文宝卷”“光绪三十一年仲冬月重镌”“罗浮山朝元洞藏板”“学院前守经堂承印”。后叶为19人助刊名单。正文半叶9行23字。白口,单黑鱼尾,左右双边。无界行。版心上题卷名,下题叶次。卷首钤印“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卷首题“如来佛祖度王文宝卷”。

开卷:“王文宝卷初展开,诸佛菩萨降临来。”正文:散文、七言韵文交替。结卷:“修行西方极乐仙,五百年前结下缘。”

按:此刻本亦为粤地刻本宝卷。板藏地“罗浮山朝元洞”属于广东著名的宗教团体刻书地^[17],以刊印道书及先天道劝善书为主。承印方“学院前守经堂”为广州知名书坊,约创办于嘉道年间,以出版民间通俗读物和医书为主^[18]。述如来佛祖劝华州财主王文夫妇皈依法故事。版本内容有别于现存目录著录诸本,卷名虽以“如来佛祖”替“如如老祖”,主人公仍是“如如老祖”。“如如老祖”原型为南宋福建顺昌如如居士颜丙,其弃儒入释,主张三教合一,与雪峰慧庵禅师、即庵禅师多有交往,著有《如如居士语录》《六时净土文》等,多含警示劝修之语。濮文起^[19]在《新编中国民间宗教辞典》中指出“如如老祖”是民间教派得道高僧,本卷亦有“当来佛祖西来意”等教派思想特色言辞,亦可证明此卷编创与民间教派有关。由此可见,明清民间教派人士借用“如如居士”这一善化众生的佛教居士形象,将其融入“度人”主题中编创宝卷,使其广为流传。

5 《增像庞公宝卷》

民国三年(1914)上海广记书局石印本。《总目》0806号著录版本13种,未载此本。《一览表》未载此本。

线装,上下两卷两册。开本20.1厘米×13.5厘米,上卷版框17.6厘米×11.8厘米,下卷版框17.7厘米×11.9厘米。封面绘图一幅,左侧朱字题“增像庞公宝卷”。内封题“民国三年孟秋”“庞公宝卷”“李节斋题”。后叶题“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校正者华山李光国”“总发行所广记书局 上海闸北蒙古路晋康里四号”“印刷者上海广记书局”“分发行各省大书坊”。插图两幅,分别题“叩问因果”“明证大道”。半叶15行32字。白口,单黑鱼尾,四周双边。无界行。版心上题“庞公宝卷”,下题叶次。

开卷:“先焚宝香,香赞曰:性觉灵明,寂照真常。”正文:散文、韵文(七言为主,偶有攒十字)交替。结卷:“庞公宝卷宣团圆,三会龙华愿同登。”

按:此本在经本基础上新增插图。民国三年(1914),沪上广记书局、姚文海书局、文益书局、文元书局同期印行《庞公宝卷》石印本,内容版式相同,表明这些书局或存在共享底版的出版互助关系。

6 《浙江温州府平阳县白梅村七世修行玉英宝卷》

又名《绘图玉英宝卷》《玉英宝卷》《七世修行玉英宝卷》。民国三年(1914)上海文元书局石印本。《总目》1473号著录版本5种,包含此本,但未载东文研藏本。《一览表》未载此本。

线装,上下两卷两册。开本20.0厘米×13.3厘米,上卷版框16.9厘米×11.5厘米,下卷版框16.9厘米×11.4厘米。封面题签题“绘图玉英宝卷”“文元书局印行”。内封题“玉英宝卷”“民国三年春月出版”“李节斋题”。插图二幅,图一绘“方状元”“张玉英”“金大娘”,图二绘“张巧”“法真”“张安人”。半叶17行32字。白口,单黑鱼尾,四周双边。无界行。版心上题“玉英宝卷”,下题叶次。卷首题“浙江温州府平阳县白梅村七世修行玉英宝卷全”。

开卷:“先排香案,后举香赞:炉香乍爇,法界蒙熏。”正文:散文、韵文(七言、五言、攒十字为主,少量三三七句式),标明“和佛”处。结卷:“玉英宝卷宣完全,古镜重磨照大千。”

按:述玉英经历诸多苦难修行向善的故事。玉英修行不愿嫁人,被母兄缉死,观音使其游地狱后还阳,后助状元方正平乱,皇帝为其二人赐婚,阖家修行。内容同清光绪三年(1877)玛瑙南房(越郡郟北)重刊本。此卷及东文研藏其他索书号标注“539”的9种宝卷均为21世纪以来东文研名誉教授大木康捐赠,因“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目录资料库”仅收录2001年前登记整理的中国古籍资料,这批宝卷尚未收录其中。

7 《针心宝卷》

又名《真修宝卷》。民国九年(1920)上海燮记书局石印本。《总目》1550号“真修宝卷”著录版本22种,著录此本。《一览表》著录此本。

线装,一册。函套内钤印“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开本19.4厘米×13.9厘米,版框16.3厘米×11.4厘米。封面左题“针心宝卷”“又天居士署签”“唐光先印”“拒绝仇货”“良心救国”,右题“此书专为爱针砭人心而发,语语切实,字字警辟。行歌市野,能令闻者入耳惊心,汗流浹背,阅后若能大声疾呼,对众劝说,功德尤大。惟展诵时,须净手焚香,不可污秽。自己不阅,则转送他人,切勿置之高搁。仁济堂藏版。印赠不取分文。”“家存此卷,永无水火之灾;舟存此卷,不遇风波之险。诵此卷一遍,能免一月之灾;诵此卷十遍,能邀一年之福。刷此卷百部,能保一家安宁;刷此卷千部,能消一方灾厄”。后叶为《盐城仁济堂善举揭要》。内封分栏题“民国九年孟秋再版”“针心宝卷”“盐城仁济堂校定”,钤“东亚研究所藏书之印”。有序三篇,一为民国八年(1919)仲秋《盐城同善分社序》,二为印鸾章作《针心宝卷序》,三为民国七年(1918)唐光先作《悯世斋主人唐光先序》。后附《太上感应篇》。半叶18行39字。白口,单黑鱼尾,四周双边。无界行。版心上题“针心宝卷”,中题“上海燮记书局校印”,并印《玉历宝钞》诫命二十条、《朱紫阳白鹿洞书院教旨》五则及《孝经》要义四则,下题叶次。卷首题“针心宝卷”。卷末为《印送针心宝卷诸大善士名次》,以盐城同善社人士为主,其中包含一“隐名女善人”。另有陈玉树跋。附载《醒世歌》《知足歌》《息愤歌》《宝卷流通八法》。

开卷：“滚滚长江东去水，浪花淘尽奸雄。”正文：散文、韵文（七言、攒十字），有《临江仙》《西江月》等曲牌。结卷：“《针心宝卷》已完成，再谈几句劝世文。”

按：本卷卷首钤“东亚研究所藏书之印”，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宝卷钤印一致，表明该卷与国会图书馆藏本来源相同，均为日本侵华背景下的机构搜集。《总目》著录民国八年（1919）上海大丰善书刊行所、盐城仁济堂出版的《针心宝卷》石印本，东文研藏本补充了民国九年（1920）上海燮记书局刊行记录；相较于其他版本，东文研藏本卷首无民国七年（1918）印鸾章之父印泽亭作《太上感应篇与针心宝卷合刊叙》。此卷为劝世文宝卷，由清末《真修宝卷》改编而来，围绕“如何真修”等问题展开长篇问答，否定“出家”等形式上的修行，强调遵从儒家伦理道德方为“真修”。此卷现存最早版本是道光十二年（1832）刻本，后不断翻印，形成“广信从系统”和“李自新系统”两个版本体系。民国七年（1918）印鸾章为父母庆寿而改编《真修宝卷》为《针心宝卷》，得到盐城同乡唐光先及其所属仁济堂襄助，此事在该卷诸篇序文和印鸾章在《同南》杂志刊发的数篇文章中皆有记录^[20]。《针心宝卷》印行由众人合力完成，通过不同书局出版，如唐光先序所言：“除先生独印千部外，余与仁济堂诸友刷印一千，复敦劝邻近同志集刷八千”。此卷的书籍生命史展现出知识阶层对宝卷生产活动的主动参与，这种行为与明清劝善运动及儒学宗教化思想潮流一脉相连，为考察民国初年传统与现代交织背景下知识阶层的心态史提供镜鉴，折射出民国时期知识阶层在新时期依然推崇旧道德的文化现象。

8 《新出百花劝世宝卷全集》

又名《百花宝卷》。民国二十年（1931）宁波学林堂书局铅字排印本。《总目》0036号著录版本6种，包含此本，但未载东文研藏本。《一览表》未载此本。

线装，一册，有散佚。开本20.3厘米×13.3厘米，版框17.6厘米×10.9厘米。封面题为“最新百花宝卷全集”。内封分栏题“民国二十年仲冬重刊”“百花宝卷”“宁波学林堂书局发行”。后叶为《发行善卷目录》，含29种宝卷名、善书名。半叶13行19字。白口，单黑鱼尾，四周单边。无界行。版心上题“百花宝卷”，下题叶次。卷首题“新出百花劝世宝卷全集”。

开卷：“百花宝卷花名经，二十四孝广传名。”正文：七言韵文（偶有三三七句式）。结卷：散佚。

按：此本为江南地区流行的小卷《花名宝卷》在民国时期的改编本。《花名宝卷》据民间小调“孟姜女调”改编而成，全卷以百花为引，后加劝善之言，常与其他佛偈小卷合刊，或附载于某些宝卷正本后。此卷为“小卷”，篇幅短小但具有较强的娱乐功能，或在宣卷开场前演唱，或在宣卷过程中插入作为“饶头”^{[1] 228}，受到观众欢迎。此卷在民国时期的上海仍十分流行，书局多据原本曲调编辑修改后发行，将其收入“时调”类通俗读物，如《时调小曲》《时调指南》等。

9 《新编花名宝卷》

民国二十四年（1935）上海仁和翔书局石印本。《总目》0351号“花名宝卷（一）”著录版

本28种,0352号“花名宝卷(二)”著录版本1种,未载此本。《一览表》未载此本。

未装订,无封面,共8叶。开本16.0厘米×8.0厘米,版框13.8厘米×7.1厘米。内封题“花名宝卷”“乙亥仲夏出版”“上海仁和翔印行”。半叶10行17字。白口,四周单边。无界行。卷首题“新编花名宝卷”,钤朱文方印“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

开卷:“花名宝卷初展开,诸佛菩萨降临来。”正文:七言韵文。结卷:“花名宝卷宣完成,奉劝贤良敬大人。”

按:《新编花名宝卷》为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仓石武四郎旧藏,他曾在1928—1930年间以日本文部省派出留学生的身份前往中国考察学习,期间多购书^[21]。此本为未装订状态,或因《花名宝卷》属于“小卷”,既可附载于其他宝卷之后,也可与类似小卷合刊,还可单页发行。现有上海民国时期宝卷出版史研究鲜少提及仁和翔书局,未来可加以关注。

10 《劝世二十四孝宝卷》

民国二十五年(1936)上海大观书局石印本。《总目》0871条著录版本1种,未载此本。《一览表》未载此本。

线装,一册。开本19.0厘米×13.0厘米,版框16.3厘米×11.0厘米。封面为红色线描观音菩萨与善财、龙女像,题“图文对照劝世二十四孝宝卷”“上海大观书局出版”“信佛为善,常读宝卷”“新垃圾桥北首七十六号”。半叶17行35字。白口,四周单边。版心上题“廿四孝宝卷”,下题叶次及“上海大观书局发行”。无界行。卷首题“劝世二十四孝宝卷”“编辑者大观书局”。卷末题“民国廿五年一月一日改编出版”,附书局编辑所撰《模范格语》。

正文为平行结构,以七言韵文讲说二十四孝故事。无开卷、结卷。

按:《总目》仅著录复旦大学藏民国二十五年(1936)大观书局石印本,其与东文研藏本内容一致,版式不同。复旦本的封面插图为蓝色线描,此本为红色线描。二十四孝是古代典范孝行叙事,在诗文、类书、孝子传、敦煌遗书及墓葬壁画等多种载体中广为流传。“孝”是宝卷宣导的重要美德之一,作为典范孝行叙事的“二十四孝”更是宝卷编创过程中的重要文化资源,当前学界对宝卷中的二十四孝关注较少。部分宝卷通篇合并讲述二十四种孝行,如《佛说二十四孝贤良宝卷》《二十四孝报娘恩》《劝世二十四孝宝卷》。部分宝卷单独叙述经典二十四孝故事之一二种,如《王祥卧冰卷》只讲“卧冰求鲤”一则孝行故事^⑥。部分宝卷在经典二十四孝故事基础上加以衍发,如《二十四孝回郎宝卷》主人公曹文正在郭巨埋儿故事启发下欲杀亲子回郎奉母,又如《猛将宝卷》在讲述刘佛寿孝顺晚娘时引入芦衣顺母情节等。

11 《增像鱼篮宝卷》

又名《鱼篮宝卷》《金沙滩卷》《鱼篮长生卷》。民国二十七年(1938)上海惜阴书局石印本。《总目》1482号著录版本7种,包含此本,但未载东文研藏本。《一览表》未载此本。

线装,一册。开本19.8厘米×13.3厘米,版框15.4厘米×11.2厘米。封面赤字题“佛历

二千九百六十五年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 岁次戊寅六月十九日印”“宁镇慈显山人道元子张仁心普旻氏宣化秘本”。内封为四明讲经艺人张仁性（心）照片，题“现身说法”“知一切得成于恩”“因如是降伏其心”“柴孝行题”“佛化讲卷”，并附“张仁心诸日电台播音时间”。后叶为助刊名单，其中包含企业、佛教大师、居士、善士及诸女性名，左题“民国七年岁次戊午九月十九日元性堂冯普恒重刊 民国二十七年岁次戊寅十一月十七日 宁镇慈显山人普旻氏圆惺张仁心敬识 佛历二千九百六十五年十二月初八日 欣逢释迦牟尼佛圣诞”。内封分栏题“天理昭彰，果报无差”“增像鱼篮宝卷”“版存上海惜阴书局”。后叶为插图一幅，绘“玉帝”“东海龙王”“马二郎”“观音”，题“观音劝化”。开卷前附四明张仁性亲编“心字开篇”“心字句词”，开头为“宣讲因果张仁心，劝人为善行好心。新生活孝悌与忠信，为人要知礼义廉耻心”，后均为七言句并以“心”字作结。半叶17行31字。白口，四周单边。无界行。卷首题“鱼篮观音二次临凡度金沙滩劝世修行”。

开卷：“鱼篮宝卷说原因，诸佛菩萨降来临。”正文：散文、韵文（七言、五言、攒十字为主，也有三三五五句式）。结卷：“马郎谢恩出宫庭，金童玉女护送行。”

按：东文研藏本是配合民国时期上海“电台宣卷”而发行的宝卷读本，是研究宝卷在近代城市化过程中再媒介化的重要个案，当前学界对电台宣卷语境下的新型宝卷文本形态关注较少。通过电台向大众宣讲宝卷之人是宁波人张仁心，又名“张仁性”，其擅长四明讲经（卷）、讲佛及四明南词。此卷还融入“新生活运动”“提倡国货”“一·二八”等时事内容，展现出民国时期宣卷艺人将时政融入宣卷内容的特点。

12 《雪山太子宝卷全集》

又名《绘图雪山宝卷》《雪山太子宝卷》《悉达太子宝卷》。民国时期上海文元书局石印本。《总目》1310号著录版本13种，未载此本。《一览表》未载此本。

线装，上下两卷两册。开本19.8厘米×13.2厘米，上卷版框17.8厘米×11.6厘米，下卷版框17.5厘米×11.6厘米。封面题签题“绘图雪山宝卷”“文元书局印行”。内封题“雪山太子宝卷”。插图两幅，一绘“燃灯佛”“净饭国王”“悉达太子”，二绘“耶输公主”“摩耶圣后”“李天王”。半叶16行36字。白口，单黑鱼尾，四周双边。无界行。版心上题“雪山太子宝卷”，下题叶次。卷首题“雪山宝卷全集”。

开卷：“上坛宣扬，讽诵心经。”正文：散文、七言韵文，注明“和佛”处。结卷：“自身自在观自在，如来如见见如来。”

按：述悉达太子得道故事。悉达太子为梵王国摩耶夫人所诞，娶妻耶输公主，因见众生疾苦，发愿修行救度众生，故上雪山修行，众臣找寻不得便放火烧山，太子咬破舌尖朝天空喷去，天降红雨，熄灭大火，最终太子得道成佛，普度众生。这一叙事在早期《佛本行经集》及变文《太子成道经》中已存在。东文研藏本内容与清光绪二年（1876）玛瑙明台经房刊本《雪山宝卷全集》几乎完全一致，版式同泽田瑞穗旧藏民国时期上海文元书局石印本。

13 《孟姜仙女宝卷》

又名《绘图孟姜女宝卷》《孟姜女宝卷》。民国时期上海文元书局石印本。《总目》0712号著录版本7种,包含此本,但未载东文研藏本。《一览表》未载此本。

线装,一卷一册。开本20.1厘米×13.3厘米,版框18.0厘米×11.5厘米。封面题签题“绘图孟姜女宝卷”“文元书局印行”。内封题“孟姜女宝卷”“万里长城宝卷”“上海文元书局印行”。插图两幅,一绘“秦始皇”“李斯”,二绘“孟姜女”“万喜良”。半叶17行32字。白口,单黑鱼尾,四周单边。无界行。小字双行。版心上题“孟姜女宝卷”,下题叶次。卷首题“孟姜仙女宝卷”。

开卷:“昔迷今悟亮堂堂,三宝是慈航。”正文:散文、七言韵文,有小曲《哭五更》。结卷:“孟姜宝卷宣完成,在会个个发道心。”

按:记载孟姜女哭长城故事的宝卷版本众多,车锡伦^{[1] 587-601}在《中国宝卷研究》中已对孟姜女故事宝卷的多个代表性版本进行专题研究,其中《孟姜仙女宝卷》是清末民国时期出现的一种经典化文本。1924年顾颉刚在研究孟姜女故事流变过程中发现宝卷文类价值,并在《歌谣周刊》上刊载民国四年(1915)岭南永裕谦刊本《孟姜仙女宝卷》。这部宝卷不仅在中国宝卷研究史上具有开拓性价值,而且在民间文学、民俗学学科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学术地位。东文研藏本在刊本基础上重绘插图。

14 《花名宝卷》

民国时期上海刘德记书局石印本。《总目》0351号“花名宝卷(一)”著录版本28种,未载此本。《一览表》未载此本。

线装,一册。共12叶。开本18.8厘米×13.3厘米,版框16.8厘米×11.2厘米。封面彩印观世音菩萨、善财、龙女、鹦哥图像,并题“绘图念经真本”“花名宝卷”“上海海宁路裕兴里”“刘德记书局印行”。内封上题“花名宝卷”,中绘观音大士和如来佛像,下为合刊宝卷目录“弥陀真经,往生净土神咒,解结咒大悲咒,般若蜜多心经,观音高王真经,太阳经太阴经,灶君真经,孝子报恩歌,十月怀胎宝卷”。表明此卷虽名为《花名宝卷》,实为诸小卷、经咒佛偈之集合。半叶18行37字。白口,四周单边。无界行。版心上题“花名宝卷”,下题叶次。卷尾题“本局发行冥钞、历本”。

开卷:“花名宝卷初开篇,诸佛菩萨降临来。”正文:七言韵文。结卷:“花名宝卷说完成,苍天不负苦心人。”

按:此类合集印刷本的出现,源于宣卷艺人将佛会所涉小卷、佛偈合并书写的传统。据此可见,民国时期沪上书局发行的石印宝卷并非仅有供城市居民“阅读的宝卷”^[22],亦包含供民间宣卷艺人在佛会中使用的仪式性唱本。

15 《绘图秦雪梅三元记宝卷》

又名《三元记宝卷》。上海惜阴书局石印本。《总目》0921号著录版本2种，包含此本，但未载东文研藏本。《一览表》未载此本。

线装，分上下两集，仅存上集。开本20.0厘米×13.2厘米，版框18.2厘米×11.6厘米。封面红色线描观音菩萨、善财、龙女、鹦哥竹林插图，上题“绘图三元记秦雪梅宝卷”“惜阴书局”“宣讲劝善民间故事”，下题发行所、出版部地址及惜阴主人识语。内封题“绘图秦雪梅三元记宝卷”“守节扶孤，始终如一”“上海惜阴书局印行”。后叶为插图一幅，绘“秦太师”“家僮”“爱玉”“秦雪梅”“商淋”“商定国”“商公子”“张宰相”。半叶18行32字。白口，四周单边。版心上题“三元记宝卷”及卷次，下题叶次。卷首题“绘图秦雪梅三元记宝卷”。

开卷：“雪梅宝卷初展开，善男信女坐下来。”正文：散文、韵文（七言、攒十字）。结卷：散佚。

按：述秦雪梅守节教子故事。秦雪梅在未婚夫商淋亡故后抚育、教导商淋与丫鬟爱玉所生之子商辂，后商辂连中三元。此故事源于明代内阁首辅商辂在宣德年间连中三元旧事，明代剧坛据此改编为《断机记》，宝卷基本情节与之相同。

16 结 语

中国宝卷文献在日本的流散主要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百余年间，泽田瑞穗等一代代日本学者开展宝卷研究，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宝卷研究范式，为国内学界研究宝卷提供了独特的他者视角与丰富的文献资料，推动了海外藏中国宝卷的整理与研究工作。

本文在目验日本东亚研究重镇——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中国宝卷基础上，补遗宝卷书目，撰写宝卷叙录，推动文献共享。经搜集整理发现，东文研现藏15种宝卷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宝卷来源清晰。宝卷来源里，既有20世纪上半叶以来来华留学的学者仓石武四郎等人的收藏，也有日本“东亚研究所”等机构的搜集，还有21世纪以来所内学者的捐赠。宝卷收藏史同日本学界百余年来研究宝卷的学术史相呼应。二是宝卷文本功能类型丰富。这批宝卷以俗文学故事宝卷为主，兼及鸾书性质的民间教派宝卷、劝世文宝卷、小卷和配合“电台宣卷”发行的宝卷读本。三是个别版本稀见。《庞公宝卷》《如来佛祖度王文宝卷》为粤地宝卷，《关帝伏魔宝卷注解》为东北地区宝卷，比较稀见；且《如来佛祖度王文宝卷》等未被国内宝卷目录著录，有助于厘清宝卷版本脉络。

东文研藏中国宝卷是众多海外机构收藏和研究宝卷的缩影之一。时至今日，宝卷的跨地域与跨国别的传播交流仍在不断进行。在海内外学者和收藏机构等合力推动下，宝卷已从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仪式文艺文献，成为各国研究者交流对话的学术话题。期待东文研藏宝卷的多元价值有机会得到进一步挖掘，也希望更多海外宝卷的庋藏情况为学界共享，助力中国宝卷学学术体系构建。

致谢：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大木康名誉教授和菅丰教授为本研究提供了指导与帮助。

【注释】

①据相田洋在1983年第3期《东洋学报》中《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蔵の宝卷について》一文中介绍,1938年东亚研究所成立,在京沪两地设分所,这批宝卷可能是上海分所搜集得来。

②日本学界的传统观点倾向于将中国民间宗教纳入中国唯一的本土宗教——道教体系下,因此宝卷这种融合多元宗教元素的文类常被纳入道教学阐释框架中,加之《关帝伏魔宝卷注解》主要内容为关帝乩语,关帝信仰又在道教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故作如此分类。

③早期日本的宝卷研究多集中于宗教研究领域,近几十年间文学方面的研究亦愈加受到重视,例如小南一郎关于《白蛇传》的研究和矶部彰关于《西游记》的研究均将宝卷文献纳入文学叙事流变讨论范围。

④见《柏侍郎公案宝卷》,赵景深旧藏民国六年(1917),上海文益书局铅印本,现藏于复旦大学图书馆。

⑤见《胡屠卷》,赵景深旧藏旧抄本,现藏于复旦大学图书馆。

⑥见钱顺金《王祥卧冰卷》,赵景深旧藏旧抄本,现藏于复旦大学图书馆。

【参考文献】

- [1] 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228,587-601,622.
- [2] 李永平,党从心.《海外藏中国宝卷汇刊》编纂的价值与意义[J].国际汉学,2023(4):5-9,154.
- [3] 马兴国.日本民俗学研究概况[J].日本研究,2001(2):110-124.
- [4] 傅惜华.宝卷总目[M].北京: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1951:4.
- [5] 冯佐哲.日本有关宝卷的研究与皮藏[J].清史研究,1984(4):26-28.
- [6] 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23,373.
- [7] 黄仕忠.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293.
- [8] 陈安梅.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传播[D].扬州:扬州大学,2016:72-104.
- [9] 苗怀明.论宝卷在日本的收藏、整理与研究[J].社会科学家,2022(3):9-14.
- [10] 李永平,(荷)伊维德,(俄)白若思,等.海外中国宝卷收藏与研究导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314.
- [11] Rostislav Berezkin. Many Faces of Mulian: the Precious Scrolls of Late Imperial China [M].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7: 48-177.
- [12] 濮文起.“忠义仁勇”的思想道德“护国佑民”的担当精神:弓长著《伏魔宝卷》道德精神解析[M]//郑玉玲主编.缘系关帝——超越时空的关帝文化研究.中国香港: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有限公司,2024:37-51.
- [13] 游子安.“文在兹”与粤港地区先天道出版及传播[J].世界宗教研究,2014(5):72-83.
- [14] 谭伟.论元杂剧《庞居士误放来生债》题材来源及其价值[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43-47.
- [15] 吉岡義豊.銷釈金剛科儀の成立について——初期宝卷の一研究[J/OL].竜谷史壇 = The journal of history of Ryukoku University / 龍谷史学会 編(通号 56・57)1966.12:154-170[2025-08-22]. <https://ndlsearch.ndl.go.jp/books/R000000004-I850667>.
- [16] 李铭佳.解释与仪式:《销释金剛科儀》研究述评及成书再考[J].中国佛学,2023(1):47-65.
- [17] 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出版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74.
- [18] 林子雄.明清广东书坊述略[J].图书馆论坛,2009,29(6):142-146,198.
- [19] 濮文起.新编中国民间宗教辞典[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417-418.
- [20] 纪秋悦.《真修宝卷》版本源流考[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23(4):13-24,33.

- [21] 仓石武四郎. 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 [M]. 荣新江, 朱玉麒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2.
[22] 丘慧莹. 阅读的宝卷: 上海惜阴书局印行的宝卷研究 [J]. 阅江学刊, 2019 (4): 20-27, 121.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Fifteen Chinese Baojuan Editions i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on Asia,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Ji Qiuyue

(Institute of Ethnic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baojuan collections across regions forms a critical foundation for in-depth research into Chinese baojuan preserved overseas.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on Asia,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is a preeminent repository of Chinese rare books in Japan. Systematically collecting and collating its baojuan holdings facilitates insights into the overarching preservation patterns and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baojuan collections in Japan.

[**Method/Process**] This study examines fifteen Chinese baojuan editions held by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on Asia,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tracing their provenance, supplementing existing bibliographic records, and wrote the descriptions catalogue. [**Result/Conclusion**] Fifteen Chinese baojuan editions exhibit clear provenance trails and cover functionally diverse categories, with several editions constituting rare imprints. The catalogue advances resource sharing for baojuan scholarship and contributes to the systematic development of baojuan studies as a scholarly framework.

Keywords: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on Asia; Baojuan; Edition; Prosimetric literature

(本文责编: 魏 进)